臺大歷史學報第 51 期
2013 年 6 月，頁 223-244

BIBLID1012-8514(2013)51p.223-244
2012.11.27 收稿，2013.5.2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1.05

§書評§

夏伯嘉著，向紅艷、李春園譯，董少新校訂，《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26 頁。

古 偉 瀛*

此書為近來研究利瑪竇最完整的一部著作，作者夏伯嘉（Ronia Po-chia Hsia），賓州大學講座教授，是近年在天主教早期傳華史上最重要的史家之一，他的外語能力，特別是能運用多種歐洲語言，再加上對中文的掌握，使他取得了無人能比的優勢。他先前對德國史的傑出研究，為教會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前此的多篇論文已是膾炙人口，得到此領域學者的稱讚。近年更潛心蒐集與利瑪竇相關的史料，2010 年出了英文本的傳記，[1]頗受好評；2012 年中譯本出版，可說是相當快。本文擬以一位中國天主教信徒及研究者的立場，就此頗受歡迎的英文本在譯成中文之後的版本加以評介，順便對於此類宗教書籍的翻譯，提出一些看法，供各界參考指教。

大致而言，譯者相當認真，對英文及史著的掌握也有一定的程度，但是由於兩人合譯，翻譯經驗不足，加上可能並非天主教會中人，對於天主教術語不熟；校訂者雖是此領域的專家，但也並不太熟悉中國天主教的詞彙，因此中譯就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kuwy@ntu.edu.tw.

1 R. Po-chia Hsia, *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 1552-161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評述譯文主要是看譯者對於文本的理解，以及一些辭彙的精準與否，有無可能造成誤解，損及原文的學術價值。就此而言，中譯本有許多可以改正之處。有些字句是譯錯的；有些雖不能算錯，但讀來令人覺得有點隔閡，可以改用天主教內常用的詞彙；還有一些則是對於英文理解的錯誤。也更因為是兩人合譯一書，常一字兩譯，甚至出現在同一頁，造成理解上的混亂。例如中譯本第 9 頁出現 1563 年的「天特會議」，同一頁又有「塔蘭托會議」，事實上兩個是同一會議，多年來天主教譯成「特利騰大公會議」或「脫利騰大公會議」。當然，若譯者堅持用基督新教常用的譯名也可以，但是書中宜統一譯名。

本文將先提出此書中譯本的誤譯及譯得不夠精準的部分，並加以說明。其次對此中譯本作一建議及簡評。最後並附上勘誤表，以方便中文譯本的讀者。當然，由於此文為對中譯本的評介，雖然在過程中不免會對原書有些看法，但並未在此書評中討論，以免造成混淆。

一、誤譯部分

（一）中譯本頁 8「身在這個穹頂之下，感覺和頭頂天穹一般」。

原文書 p. 8 “under its new dome, designed by Giacomo della Porta, one still stood under open skies,” 因為「始建於 1506 年的聖彼得大教堂還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而穹頂建築的完成是在 1590 年，利瑪竇在羅馬期間為 1568-1577 年，此時頭上應是真正的天空，此句應譯為「這個十多年後才完工的穹頂，現在還只是頭上的一片天空」。

（二）中譯本頁 8「聖塞巴斯蒂安是當時唯一一個已被發掘的墓穴，其姪子前樞機查爾斯．博洛梅奧和樞機菲利波．內利曾經來此祈禱，緬懷早期的基督教殉道者，他們兩位後來都成為教會的聖徒」。

查爾斯．博洛梅奧（Charles Borromeo）在 1560-1564 年由舅父庇護四世任命為樞機主教，因此是「前甥姪樞機」，然而菲利波．內利（Filipp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ri）並未擔任過樞機，故本段應譯為「當時唯一已出土的聖塞巴蒂墓穴，是『前甥姪樞機』（受擔任教宗的伯、叔、舅父任命的樞機主教）查爾斯．博洛梅奧，以及菲利波．內利常來祈禱緬懷殉道者之處。他們後來都成為教會的聖人。」

（三）中譯本頁 9，「雖然蒙田抱怨她們花了太多時間來聊天，收費卻和『整個交易』一樣，根本提不起他的任何興趣，但羅馬的女人都很漂亮，並且名聲在外」。

原文 p. 9 為 “In spite of their beauty and reputation, Montaigne complained in the women charged him time for conversing, the same rate as ‘the whole business,’ while offering little to stimulate his discursive interest.” 譯者誤將 “in spite of” 意義顛倒，而且蒙田抱怨的應是羅馬妓女聊天價格與全套服務相同，然而話不投機，引不起談興。

（四）中譯本頁 9，「無論何時，羅馬都能讓遊客們過得舒舒服服」。

原文 p. 9 為 “Then and now, Romans knew how to live off tourists.” “live off” 為依賴某人或某事維生，應譯為「當年和現在一樣，羅馬人都知道如何依賴觀光客維生」。

（五）中譯本頁 10，「依納爵及其早期追隨者將自己視為《福音書》的傳道者，他們放棄了傳統的宗教等級，轉向一種包括時辰祈禱在內的共同生活的規則」。

“religious orders” 應為「修會」而非「宗教等級」。而且此處譯文和原文意義完全相反，原文書p. 10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religious orders, with their rules of common life, including divine offices, Ignacio and his early companions saw themselves as preachers of the gospel.” 夏伯嘉在另一本書中也指出：「不同於傳統的修會，耶穌會士並不過著共融的禮儀生活。他們以在街上、醫院、監獄和外國進行傳教和賑濟為優先，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了日課、唱經、祈禱等修院生活。」[2]本段應譯為「不同於傳統修會較重視共同生活的規定，包括日課在內，羅耀拉和他的耶穌會早期同伴，認為自己是傳福音的佈道者。」

（六）中譯本頁 12，「經院哲學學生」

原文為 p. 13 “scholastics”，應該譯為「耶穌會讀書修士」。耶穌會訓練新的會士有一套學習機制，剛入會第一年稱為「讀書修士」。

（七）中譯本頁 19 及 36，將 “Agnus Dei” 譯為「神羔」。

「神羔」譯文有誤。事實上此處 Agnus Dei 是一種蠟像牌，羔羊形，象徵耶穌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Agnus Dei” 在教會中有兩義，一為一種蠟像聖牌，在急難時拿來使用，或丟入海中以保平安；另一義是一段經文，在彌撒祭獻禮後段中使用，是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祈求垂憐。由於拉丁經文首句為 Agnus Dei，故稱之。

（八）中譯本頁 19， “Vicar of Christ” 譯為「基督的副手」。

譯法有誤，“Vicar of Christ” 應譯為「教宗」。

（九）中譯本頁 23，「范禮安 1593 年出生」。

事實上范禮安是 1539 年出生。

（十）中譯本頁 24，「一小部分人輕率地背叛了殉道理想」。

原文為 p. 23 “and a few indiscreetly betrayed their hopes for martyrdom,” 此處將 “betrayed” 誤譯為「背叛」，應譯為「透露」。

2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1, “Unlike traditional religious orders, the Jesuits did not share a communal liturgical life; instead of divine offices, chants, and prayers within a communal convent, their priority was to preach and minister, in streets, hospitals, prisons, and in foreign lan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句為翻譯者經常會犯的錯誤，通常由於經驗不足，或對歷史脈絡不熟悉所造成的。

（十一）中譯本頁 52，「惡毒的法言」。

原文為 p. 48 “poison plots”，應譯為「下毒的陰謀」。

（十二）中譯本頁 59 第二段，提到「1577 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修建永久性房屋」。

在原文書 p. 54 是 “1557”，中譯本應為誤植。

（十三）中譯本頁 67，「他的新教徒們」。

原文為 p. 62 “his catechumens”，應譯為「他的慕道者或望教者」。若用「新教徒」，容易被看成是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新教教徒。

（十四）中譯本頁 207，「不懂邏輯，也不懂區分道德和自然，更不明白由原罪和神的恩典帶來的人類本性的腐敗」。

原文為 p. 197 “Knew not logic, n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oral and the natural, still less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nature by original sin, and the grace of God.” 末句應譯為「……更不明白由原罪所造成的人性敗壞，以及天主聖寵的道理」。

此錯誤源於斷句，但若從一般信仰的角度來看，神的恩典也不可能帶來人性的腐敗。

（十五）中譯本頁 277，「部長」。

原文為 p. 268 “minister”，應譯為神職人員。

（十六）中譯本頁 284，「福音傳道者聖路加」。

原文為 p. 276 “Evangelist St Luke”，應譯為「聖史路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七）中譯本頁 288，「作為領導，他需要為了錢而寫信給阿夸維瓦」（後面還有一句，未譯出）。

原文為 p. 279 “As superior he needed to write: about money, to Acquaviva; and concerning developments of the other residences, a subject of increasing worry.” 應增譯「作為修會長上，他為了錢需要寫信給阿夸維瓦，而且有關其他耶穌會住院的發展，這也是他日益煩心的主題。」

（十八）中譯本頁 291，「當他得到歐基里得著作的漢語版時，他同徐光啟一道翻譯，利瑪竇自豪地把抄本……」。

原文為 p. 282 “When he received copies of Euclid in Chinese, his joint translation with Xu Guangqi, Ricci proudly sent copies to Acquaviva, Costa, and to his old professor, Clavius, whose name was already known to many Chinese.” 應譯為：「當他收到了歐基里得著作的漢語版——這是他和徐光啟合譯的成果，利瑪竇自豪地把抄本……」。

（十九）中譯本頁 297，「秘書長阿夸維瓦」。

原文為 p. 288 “General Acquaviva”，應譯為「耶穌會總會長」。

（二十）中譯本頁 306，「是孝道還是偶像崇拜」。

本句之後漏譯原文 p. 297 “Where did culture end and religion begin,” 應加上「何處是文化的終結和宗教的開端」。

（二十一）中譯本頁 314，「羅馬大學的漢學家 Gaetano Ricciardolo 在剖析謝和耐時，也沒有例外的指出……」。

原文為 p. 305 “Gaetano Ricciardolo, Sin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Rome, has taken strong excep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Jacques Gernet.” 應是與謝和耐意見「相反」，而非「剖析而無例外」。

另外，中文譯本的錯字，例如：頁 8「教宗保羅三世或是紅衣主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應為「還只是紅衣主教時」；頁 166、167「瞿如夔」應為「瞿汝夔」；頁 172「歹夜匪懈」應為「夙夜匪懈」、「懲室」應為「懲窒」；頁 301 明思宗「朱由儉」應為「朱由檢」；頁 304「調試」應為「調適」。

二、雖未錯但用字不夠精準的部分

（一）中譯本頁 1，「拿撒勒村」。

原文為 p. 1 “Nazareth cottage,” 應譯為「拿撒勒屋」。

（二）中譯本頁 3，「教導青年，以全身心的愛來侍奉上帝，應當成為美德」。

其中「應當成為美德」缺乏主詞，原文 p. 4 為 “preparing their impressionable young minds for the devoted service and love of God and the virtues by which we ought to please him,” 原文來自 *Constitutiones Societatis Iesu* (Rome, 1558) 第 4 部第 16 章第 4 節，1838 年的英譯本頁 47 譯為 “.....incite their pupils to the service and love of God and of all virtues, by which they may please Him, and to refer all their studies to this object.” 其中 “him” 應指 “God”，因此本段宜譯為「並使他們具備各種美德，亦即吾人應藉之以取悅祂（上帝）的那些美德」。

（三）中譯本頁 6，「這座外表樸素的建築曾經引進了許多日後彪炳史冊的見習生」。

原文 pp. 6-7 為 “The modest building belied.....the annals of church history.” “belied” 指這些人「隱身於」此建築中，應譯為「隱身於這座外表樸素的建築的見習生們，在將來的教會史上赫赫有名」。

（四）中譯本頁 6，「見證了梵蒂岡圖書館」。

原文 p. 7 為 “oversaw”，應譯為「監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中譯本頁 8，「古羅馬紀念物」。

原文 p. 8 為 “Roman monuments”，應譯為「古羅馬的名建築」。

（六）中譯本頁 9，「其他遺跡」。

原文 p. 9 為 “other relics”，“relics” 指「聖髑」或「聖人遺物」；「教宗繡著徽章的拖鞋」，原文 p. 9 為 “slippers of the pope with the design of the papal arms,” “slipper” 應為室內便鞋，“arms” 宜譯為牧徽。

（七）中譯本頁 9，「還有像蒙田這樣的文化遊客前來參觀教堂和古羅馬遺址，抓著導遊書穿行於城市之中找尋古代遺物——對文化人來說這是輕車熟路，或者還可以去貴族的宮殿欣賞私人古代藏品」。

原文所說 “guidebooks to ancient monuments” 指古蹟指南，在蒙田抵達羅馬前的百年內出版了許多部，夏伯嘉是描述此時的知識背景，以「輕車熟路」描寫則偏離原意。

（八）中譯本頁 9，「1563 年塔蘭托會議的成功讓天主教世界找到了新的目標：重新征服異端的靈魂並皈化異教徒」。

原文 p. 9 “With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Church Council of Trent in 1563, the Catholic world regained self-confidence, animated by a new purpose: the reconquest of souls from heretics and the conversion of heathens.” 此處的 “heathens” 不單指異教徒，而是歐洲人在海外進行擴張時所遇到的非基督宗教信徒，本句宜譯為「特利騰會議成功閉幕使天主教世界重拾信心，又由於有了要促成非歐洲的異教徒皈依的新目標而使得此信心更加強化」。

（九）中譯本頁 10，「格里高利十三就鑄造了一枚獎章紀念聖巴托羅繆之夜，對憤怒的新教世界和一些私下不滿的天主教徒如科隆日記作家赫爾曼·馮·維恩斯伯格來說，那可是對幾千名法國胡格諾教徒的一場大屠殺」。

medal 是紀念牌，而聖巴托羅繆（St. Bartholomew，或譯聖巴托祿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耶穌的 12 門徒之一，此處指的大屠殺是發生在 1572 年 8 月 24 日聖巴托羅繆節之夜發生的大屠殺。本段應譯為：「額我略十三世發行了紀念牌，紀念當年聖巴托羅繆之夜（8 月 24 日）對數千名法國胡格諾教徒發動的大屠殺。此舉引發新教世界的不滿，以及一些天主教徒（例如科隆日記的作者赫爾曼・馮・維恩斯伯格）等人私下的批評。」

（十）中譯本頁 10，「在格里高利的監督之下」。

原文 p. 10 為 “auspices”，應譯為「支持之下」。

（十一）中譯本頁 19，「1575 年的大赦」，同一頁以及本書中許多其他地方都提到「牧師」（見中譯本頁 63、64）。

事實上每隔 25 年教廷都會訂為聖年、禧年，教廷頒布全大赦，所以又稱「大赦年」；「牧師」是基督新教的術語，此處應譯為「聖職人員」或「神職人員」。

（十二）中譯本頁 22，「為了上帝更偉大的榮耀」。

原文 p. 21 為 “*ad majorem Dei Gloriam*, to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此乃耶穌會的精神標誌「愈顯主榮」。

（十三）中譯本頁 25，1577 年「被晉鐸」。應譯為「晉鐸」。

（十四）中譯本頁 30，「講了彌撒」。應譯為「做彌撒」。

（十五）中譯本頁 62，「以及一位兄弟安東尼奧」。

原文 p. 57 所指的兄弟（brother），此處可能應譯為「修士」較妥，除非有特別註明為兄弟血親關係。

（十六）中譯本頁 100，「聖母頌」。

原文為 p. 94 “Ave Maria”，應譯為「聖母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七）中譯本頁 102，「新教徒」。

原文為 p. 96 “converts”，雖無誤，但易與「基督新教徒」混淆，似應譯作「新皈依者」。

（十八）中譯本頁 121，「禮拜日曆」。

原文為 p. 113 “liturgical calendars”，應為「教會瞻禮單」。

（十九）中譯本頁 131，「克拉維烏斯」

原文為 p. 123 “Christoph Clavius”，雖無誤，但似應譯為「丁氏或丁先生」。此名出現在教會人士的利瑪竇傳記中，例如羅光《利瑪竇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頁 142、144。

（二十）中譯本頁 133，「耶穌紀念章」。

原文為 p. 124 “medallion of Christ”，應譯為「基督的聖牌」。

（二十一）中譯本頁 136，「朱塞佩」。

原文為 p. 127 “Giuseppe”，應譯為「若瑟」。

（二十二）中譯本頁 178，「聖衣」。

原文為 p. 168 “vestments”，譯為「祭衣」較妥。

（二十三）中譯本頁 179，「在某種程度上律法本身都取決於調適使自己的行為像中國人一樣」。

原文為 p. 168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putation of the law itself, depend on accommodating and acting externally like the Chinese,” 應譯為「在某種程度上，上主的律法之名聲本身，是取決於調適的行動，使自己外在的行為像中國人一樣」。

（二十四）中譯本頁 204，「大齋戒」。

原文為 p. 194 “Lenten fast”，宜譯為「封齋期的大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五）中譯本頁 247，「化身、聖靈感孕說」。

原文為 p. 239 “Incarnation,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應譯為「道成肉身，聖母無染原罪童貞受孕說，或聖母無玷始胎說」。

（二十六）中譯本頁 247，「忽略了」。

原文為 p. 239 “pointedly omits”，應譯為「刻意省略了」。

（二十七）中譯本頁 251，「被掏起來」。

原文為 p. 243 “was dug up”，應譯為「被挖出來」。

（二十八）中譯本頁 256，「紳士」。

原文為 p. 248 “gentleman”，應譯為「君子」。

（二十九）中譯本頁 263，「聖餐安慰」。

原文為 p. 255 “consolation of communion”，應譯為「領受聖體後得到的安慰」。

（三十）中譯本頁 264，「大教長的雕像」。

原文為 p. 256 “images of the patriarchs”，應譯為「早年祖輩先人的影像」。

（三十一）中譯本頁 265，「天神朝拜聖母經」。

原文為 p. 257 “Hail Mary”，應譯為「聖母經」；中譯本頁 265「七宗罪」，原文為 p. 257 “the Seven Deadly Sins”，應譯為「七罪宗」。

（三十二）中譯本頁 266，「帕拉丁《聖經》」。

原文為 p. 257 “*Plantin Bible*”；頁 266「普朗坦《聖經》」，原文為 p. 258 “*Plantin Bible*”，其實為同一本書。在中譯本，同一頁所指的同一本書卻有不同譯名，應統一。中譯本頁 266「天特會議」，原文為 p. 2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uncil of Trent”，應譯為「特利騰大公會議」或「脫利騰大公會議」。

（三十三）中譯本頁 288，「主要的齋日」

原文為 p. 279 “major feast days”，應譯為「大瞻禮日」。

（三十四）中譯本頁 293，「領聖餐」

原文為 p. 283 “receiving communion”，應譯為「領聖體」。

（三十五）中譯本頁 295，「接受了臨終聖油禮」。

原文為 p. 285 “received extreme unction”，應譯為「領終傅」。

（三十六）中譯本頁 297，「書的標題頁採用了戲劇繪畫」；同頁「聖主保羅五世」。

原文 p. 288 為 “The title page of the book used theatrical images so well developed by the Jesuits in their sacred drama and forty-hour devotions during Lent.” 後句譯者可能不明其意義而未譯出，「戲劇繪畫」應為「耶穌會士在聖劇和封齋期四十小時明供聖體中發展的視覺圖像」；原文 p. 288 “holy lord Paul V”，應譯為「教宗聖父保祿五世」。

（三十七）中譯本頁 308，「意大利……決定在馬切拉塔舉辦一個關於地理學家和東方研究者的會議，來表達國家自豪感」。

原文 p. 299 提到 “The young kingdom of Italy”，應譯為「新成立的王國意大利為了國家的榮耀，決定……」。

（三十八）中譯本頁 309，「出自羅明堅的文件被錯誤地認為出自別的耶穌會士」；「他（裴化行）對耶穌會傳教史的興趣漸漸使他進入了更深的研究」。

原文書 p. 300 為 “wrongly attributed to Rodolfo Acquaviva” 應是「錯標成阿夸維瓦所著」；原文 p. 300 “soon moved him into full-time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research,” 應是「很快地使他全職專注於研究」。

（三十九）中譯本頁 310，「如同利瑪竇本人一樣，裴化行也是為了西方讀者而寫」；同頁「講文化、講政治」。

原文 p. 301 “Like Ricci’s own *Dell’entrata*” 指的是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此處原文為 “on Ming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應譯為「講明代社會、文化和政治」。

（四十）中譯本頁 310，「意大利專注於塑造一個善良又文明的形象（……），但是對於法西斯的殖民擴張計劃來說是有先鋒作用的」。

原文書 p. 301 “Italy, which projected a benign and civilizing image, both backward to the time of Catholic missions (.....) and forward to the colonial projects of Fascist expansion. The *Fonti Ricciane* represented a monument to scholarship in dramatic and difficult times.” 應是「意大利製造了善良又文明的形象，不只回溯到天主教傳播到中國的時代，而且推展到法西斯主義的擴張殖民計畫上。《利瑪竇全集》是學術在面對困難多變時局的一部代表作」。

（四十一）中譯本頁 311，「此時教宗和法西斯之間的歷史日益受到質疑」。

原文書 p. 302 “when the rapport between the papacy and Fascism cam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未提到「歷史」，應是「此時教宗和法西斯之間的關係，更加受到關注」。

（四十二）中譯本頁 313「及其化身」。

原文為 p. 305 “a personal God incarnated on earth”，應譯為「一位位格化的神降生到世界上」。

（四十三）中譯本頁 314「史景遷的歷史想像和他把不同的歐洲和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編織在一起而毫無縫隙的敘述能力……由於他的智慧，一個英雄般的人物在不同的文明間架起了橋樑，開啟了新的世界」。

中譯文兩個「他」字未區分，其實原文前者指的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後者在原文 p. 305 “by virtue of his intellect, a heroic individual bridges impossible chasms between civilizations, opening up a new world of understanding by the strength of his learning and genius,” 顯然指的是史景遷著作中描繪的利瑪竇。

（四十四）中譯本頁 317，「我們應該記住南昌，在到南京和北京之前，來訪者為了瞻仰並了解這位來自西方的了不起的學者而擠垮了門」。

原文 p. 308 “we should remember a time before Nanchang, Nanjing, and Beijing, when visitors beat down the door to converse with the remarkable scholar from the West.” 此處作者緬懷的應是利瑪竇初到中國時的情形，並將此情形與中國士人在南昌、南京、北京紛來拜訪「西儒」，門庭若市、戶限為穿的情形做一對比。

（四十五）另有一句中譯文有些矛盾，是否原文有錯？在中譯本頁 146 有下列的句子：「利瑪竇為對手管谷知縣的死感到安慰；知府謝台卿上京進行三年一次的述職時，曾讓利瑪竇的朋友管知縣出任韶州的高級官員。」

原文為p. 138 “Ricci found consolation in the death of his opponent, Magistrate Guan Gu; with Prefect Xie Taiqing off to Beijing for his triennial report, it left Magistrate Guan, Ricci’s friend, as senior mandarin in Shaozhou.” 此處管知縣到底是利氏的敵人還是朋友？依據 2011 年出版的一本中文書記載，此文中利瑪竇的朋友應該是擔任韶州推官的黃四府（黃華秀）；[3]另外，管谷並非知縣，而是「同知」，因為在原文書p. 133就有管同知（Assistant Prefect Guan Gu）的事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77。

三、建議及簡評

對於以上的有些誤譯或譯得不太精準之處，多半由於譯者在中國大陸的環境下，較難得到較有系統的中國天主教會字詞及其含義資訊。其實坊間曾出版一本小辭典足以參考備用，那就是早年由一些在臺灣的精通西文的本國籍神職人員所編的：狄剛等編，《天主教英漢袖珍辭典（*Catholic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臺北縣新莊：天主教恆毅月刊，2001）。譯者或可參考此字典，或者就近向附近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探詢相關名詞的意義及翻譯，應可避免掉不少錯誤。

有關基督宗教史的中文翻譯，有些由於採取的教派不同而有不同的譯文，這當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個原則值得考慮，亦即最好依據原著所研究的主要對象的教派歸屬進行譯文的統一，這樣比較能夠呈現實際的語境。例如教廷所在的「聖伯多祿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如果譯成「聖彼得大教堂」當然也沒錯，只是讀者感受的氣氛可能就有不同。就教會史而言，若用較為精準的詞彙來書寫，會使人感到這些著作更具科學性，也因而更能傳遞真相。

此外，由於此書是敘述利瑪竇在華的事蹟，本來就用了不少中文文獻，如今以中文原文呈現，不是間接再從英文轉譯為中文，因此更顯得生動且有說服力，使讀者彷彿進入明末的時空脈絡中，這也是此中譯的優點。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本西文書有了中譯本，很有可能在後出的這中譯本內將原有的錯誤內容得到了改正。此書就有兩例，一是在對一張很有名的圖像（原文書 p. 289）的說明中，在 p. 288 中指出圖左的是 Ignatius Loyola（依納爵・羅耀拉，耶穌會的創會會祖），但實際上應該是 St. Francis Xavier（聖方濟各・沙勿略）。中譯本將 Loyola 改成了「聖方濟各」（頁 297），但還是不夠精確，因為聖方濟各有多位，有亞西西的聖方濟各，但圖中的這位是耶穌會的初代元老，故正確的名字應是：聖方濟各・沙勿略。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重要的改正例子出現在原文書p. 193 引用李贄(1527-1602)的話：“I have met him three times already and still do not know his intention in coming here. Perhaps he wants to study our Confucian learning, but surely this is a stupid guess, which probably does not reflect his real intention.” 這是原作者很重大的誤譯，因為在原文中李贄是這樣說的：「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4]李贄的原意是揣測利氏想以他所信仰的天主教來取代國人所有的「周、孔之學」，而在英文書中誤譯成「或許他想來學習我們的儒家學問，這顯然是一個太愚昧的揣測」。

結語是本書重要的部分，但或許因為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有些地方漏譯，例如：原文書 p. 302 關於清末民初的政權更迭，以及 p. 303 第二段至 p. 304 第一段，關於美英兩國對利氏作品的翻譯與研究，以及中國的情況部分；pp. 307-308 提到 2001 年利瑪竇中文著作的出版等部分，中譯版均未譯出。

這種漏譯以及一些宗教詞彙的誤譯也出現在其他的基督宗教書籍的中譯本中，鑑於歷史文化因素及宗教的情況，或許臺灣及香港比較適合這類書籍的翻譯及出版。

*本文之完成，首先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以及其中一位補充前 10 頁的誤譯之處，其次感謝助理蔡嵐婷的協助，特別是找出結語中漏譯之處以及編製勘誤表。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林楓珏　蔡佩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明〕李贄，《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78。

附錄：《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中譯本勘誤表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1	拿撒勒村	拿撒勒屋
3	以全身心的愛來侍奉上帝，應當成為美德	並使他們具備各種美德，亦即吾人應藉之以取悅祂（上帝）的那些美德
6	這座外表樸素的建築曾經引進了許多日後彪炳史冊的見習生	隱身於這座外表樸素的建築的見習生們，在將來的教會史上赫赫有名
6	牧師這一行	神職人員〔按：本書所有提到天主教神職人員處都應修正〕
6	見證了梵蒂岡圖書館	監督梵蒂岡圖書館
8	古羅馬紀念物	古羅馬的名建築
8	這座宮殿是教宗保羅三世或是紅衣主教時開始修建的	這座宮殿是教宗保祿三世還只是紅衣主教時開始興建的
8	身在這個穹頂之下，感覺和頭頂天穹一般	這個十多年後才完工的穹頂，現在還只是頭上的一片天空
8	聖塞巴斯蒂安是當時唯一一個已被發掘的墓穴，其姪子前樞機查爾斯·博洛梅奧和樞機菲利波·內利曾經來此祈禱，緬懷早期的基督教殉道者，他們兩位後來都成為教會的聖徒。	當時唯一已出土的聖塞巴蒂墓穴，是前「甥姪樞機」（受擔任教宗的伯、叔、舅父任命的樞機主教）查爾斯·博洛梅奧，以及菲利波·內利常來祈禱緬懷殉道者之處。他們後來都成為教會的聖人。
8	格里高利·馬丁也曾在羅馬有過一段愉快的生活	格里高利·馬丁曾在羅馬有過一段愉快的生活
9	其他遺跡	其他聖髑或聖人遺物
9	教宗繡著徽章的拖鞋	教宗繡著牧徽的室內便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9	還有像蒙田這樣的文化遊客前來參觀教堂和古羅馬遺址，抓著導遊書穿行於城市之中找尋古代遺物——對文化人來說這是輕車熟路，或者還可以去貴族的宮殿欣賞私人古代藏品	當時，古蹟指南對識字者而言是唾手可得，於是像蒙田這樣，依照指南來參訪教堂和古羅馬遺跡的文化觀光客，也可能到貴族的宮殿去欣賞私人的古董收藏品
9	雖然蒙田抱怨她們花了太多時間來聊天，收費卻和「整個交易」一樣，根本提不起他的任何興趣，但羅馬的女人都很漂亮，並且名聲在外。	即使羅馬的妓女貌美而且聲名遠播，但蒙田抱怨她們聊天的收費竟和「全套服務」的價格一樣，而且言語乏味，無法引起他說話的興致。
9	無論何時，羅馬都能讓遊客們過得舒舒服服	當年和現在一樣，羅馬人都知道如何依賴觀光客維生。
9	羅馬是天主教世界的中心	這就是當時天主教世界的中心
9	在 1527 年被皇帝查理五世的軍隊劫掠	在 1527 年被皇帝查理五世（天主教的王子！）的軍隊劫掠
9	在天特會議上也不止一次出現了批評羅馬教會最高層的聲音……1563 年塔蘭托會議的成功讓天主教世界找到了新的目標：重新征服異端的靈魂並皈化異教徒	在特利騰會議上也不止一次出現了批評羅馬教會最高層的聲音……1563 年特利騰會議成功閉幕使天主教世界重拾信心，又因為使非歐洲的異教徒皈依的新目標更加強化。
10	參加了最近一次塔蘭托會議	參加了最後幾場特利騰會議
10	格里高利十三就鑄造了一枚獎章紀念聖巴托羅繆之夜，對憤怒的新教世界和一些私下不滿的天主教徒如科隆日記作家赫爾曼・馮・維	額我略十三世發行了紀念牌，紀念當年聖巴托羅繆之夜（8 月 24 日）對數千名法國胡格諾教徒發動的大屠殺。此舉引發新教世界的不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恩斯伯格來說，那可是對幾千名法國胡格諾教徒的一場大屠殺	滿，以及一些天主教徒（例如科隆日記的作者赫爾曼・馮・維恩斯伯格）等人私下的批評。
10	上屆塔蘭托會議的主席	最後幾場特利騰大公會議的主席
10	在格里高利的監督之下	在額我略的支持之下
10	依納爵及其早期追隨者將自己視為《福音書》的傳道者，他們放棄了傳統的宗教等級，轉向一種包括時辰祈禱在內的共同生活的規則。	不同於傳統修會較重視共同生活的規定，包括日課在內，羅耀拉和他的耶穌會早期同伴，認為自己是傳福音的佈道者。
12	經院哲學學生	耶穌會讀書修士
19	1575 年的大赦	1575 年為聖年（大赦年）
19	神羔	蠟像聖牌〔頁 36 同〕
19	基督的副手	教宗
22	為了上帝更偉大的榮耀	愈顯主榮
23	范禮安 1593 年出生	1539 年出生
24	背叛了殉道理想	透露了殉道的期望
25	被晉鐸	晉鐸
30	講了彌撒	做彌撒
52	惡毒的法言	下毒的陰謀
62	一位兄弟安東尼奧	修士安東尼
59	1577 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修建永久性房屋	1557 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修建永久性房屋
67	他的新教徒們	他的慕道者或望教者
100	聖母頌	聖母經
102	新教徒	新皈依者
121	禮拜日曆	教會瞻禮單
131	克拉維烏斯	丁先生（丁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133	耶穌紀念章	基督的聖牌
136	朱塞佩	若瑟
146	利瑪竇為對手管谷知縣的死感到安慰……曾讓利瑪竇的朋友管知縣出任韶州的高級官員	利瑪竇為對手管谷同知的死感到安慰……曾讓利瑪竇的朋友黃四府（華秀）出任韶州的高級官員
166	瞿如夔	瞿汝夔
178	聖衣	祭衣
172	歹夜匪懈	夙夜匪懈
172	懲室	懲室
179	在某種程度上律法本身都取決於調適使自己的行為像中國人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上主的律法之名聲本身，是取決於調適的行動，使自己外在的行為像中國人一樣
204	大齋戒	封齋期的大齋
207	更不明白由原罪和神的恩典帶來的人類本性的腐敗	更不明白由原罪所造成的人性敗壞，以及天主聖寵的道理
247	化身、聖靈感孕說	道成肉身，聖母無染原罪童貞受孕說
247	他忽略了十字架	他刻意省略了十字架
251	被掏起來	被挖出來
256	紳士	君子
263	聖餐安慰	領受聖體後得到的安慰
264	大教長的雕像	早年祖輩先人的影像
265	天神朝拜聖母經	聖母經
265	七宗罪	七罪宗
266	帕拉丁《聖經》、普朗坦《聖經》	〔宜統一名稱〕
266	天特會議〔前譯塔蘭托會議〕	特利騰會議或脫利騰大公會議
277	部長	神職人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284	福音傳道者聖路加	聖史路加
288	主要的齋日	大瞻禮日
288	作為領導，他需要為了錢而寫信給阿夸維瓦	作為修會長上，他為了錢需要寫信給阿夸維瓦，而且有關其他耶穌會住院的發展，這也是他日益煩心的主題
291	當他得到歐基里得著作的漢語版時，他同徐光啟一道翻譯	當他收到了歐基里得著作的漢語版——這是他和徐光啟合譯的成果
293	領聖餐	領聖體
295	接受了臨終聖油禮	領終傅
297	書的標題頁採用了戲劇繪畫	書的標題頁採用了耶穌會士在聖劇和封齋期四十小時明供聖體中發展的視覺圖像
297	聖主保羅五世	教宗聖父保祿五世
297	秘書長阿夸維瓦	耶穌會總會長阿夸維瓦
297	聖方濟各	聖方濟各・沙勿略
301	朱由儉	朱由檢
304	調試	調適
306	是孝道還是偶像崇拜	是孝道還是偶像崇拜？何處是文化的終結和宗教的開端？
308	意大利……來表達國家自豪感	新成立的王國意大利為了國家的榮耀，決定……
309	被錯誤地認為出自別的耶穌會士	被錯標成阿夸維瓦所著
309	他對耶穌會傳教史的興趣漸漸使他進入了更深的研究	他對耶穌會傳教史的興趣很快地使他全職專注於研究
310	和同利瑪竇本人一樣	如同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即《利瑪竇中國札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碼	中譯內容	更 正
310	講文化、講政治	講明代社會、文化和政治
310	意大利專注於塑造一個善良又文明的形象……，但是對於法西斯的殖民擴張計劃來說是有先鋒作用的	意大利製造了善良又文明的形象，不只回溯到天主教傳播到中國的時代，而且推展到法西斯主義的擴張殖民計畫上。《利瑪竇全集》是學術在面對困難多變時局的一部代表作
311	此時教宗和法西斯之間的歷史日益受到質疑	此時教宗和法西斯之間的關係，更加受到關注
313	及其化身	一位位格化的神降生到世界上
314	由於他的智慧，一個英雄般的人物在不同的文明間架起了橋樑	由於利瑪竇的智慧，使這個英雄般的人物在不同文明間架起了橋樑
314	羅馬大學的漢學家 Gaetano Ricciardolo 在剖析謝和耐時，也沒有例外的指出……	羅馬大學的漢學家 Gaetano Ricciardolo 不認同謝和耐的說法，他指出……
317	我們應該記住南昌，在到南京和北京之前，來訪者為了瞻仰並了解這位來自西方的了不起的學者而擠垮了門。	我們應該記住利瑪竇初來中國成名之前，與他後來在南昌、南京、北京大受歡迎，士人爭相拜訪瞻仰「西儒」，甚至擠垮門的情況形成對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